

登

壇

必

究

登壇必究卷十九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輯師律說

王鳴鶴曰今天下之言律者有四刑罰有律五音
有律詩有律行三軍有律律者法也無律則無法
施之刑罰則不中協之五音則不調言詩則無體
用之三軍則無統而易亂四者均宜於律而動眾
出師係民社之安危死生尤不可以不慎故易曰

師出以律此行師之要機萬世之明訓也夫旌旗
旂旒所以齊衆目金鼓鐃鐃所以一衆耳犒賞刑
威所以勵衆志而奮敵愾一人之身統乎千萬人
而千萬人以一人之心爲心是所謂節制之師而
非律何由致之耶易又有之師貞丈人吉師而無
律與無師同律而非丈人與無律同故同一趙也
以廉頗則守而趙括則阬同一燕也以樂毅則勝
而騎劫則敗此已事之明驗昭昭也嗚呼今世之
任將者可以觀矣

師律

易師之彖曰師眾也貞正也能以眾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程子曰能使眾人皆正可以王天下矣得眾心服從而歸正正道止於是也二則剛處中陽而得中道也六五之君爲正應信任之專也雖行險道而以順動所謂義兵王者之師也夫師旅之興無不傷財害人毒害天下然而民必從之者以其義動也

朱子曰此以卦體釋師貞之義以爲能左右之也一陽在下之中剛五陰皆爲所應也能以中正則王者之師矣剛中謂九二應謂六五應之行險謂行危道順謂順人心此非有老成之德者不能也

毒害也師旅之貞不任害於天下然以其有是德是以民悅而從之也

邱文莊曰王者之兵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故准能以衆正而後可以王也蓋兵凶時危斯謂險道也非正不與師非順不用衆是爲王者之師然而不免有殺戮之慘供需之費兵戎所至毒害隨之故其師動衆如用毒藥以攻病非真有沈痼之疾癰疽之癘決不可輕用毒也毒之一言易之垂戒深矣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程子曰在邦國與師而言令義理則是法也謂以禁亂誅暴而動尚動不以義則雖善亦凶道也善謂克勝凶謂殃民害善也在行師而言律謂號令節制行師之道以號令節制爲本所以統制於衆不以律則雖善亦凶雖使勝捷猶凶道也制師無法幸而不敗且勝者時有之矣聖人之所戒

也蓋師出當以律失律則凶雖幸而勝亦凶道也
朱子曰律法也否臧爲不善也在卦之初爲師之
始出師之道當謹其始以律則吉不臧則凶當謹
始斯守法也

邱文莊曰律有二義有出師之律有行師之律出
師之律當以正以義行師之律當有號令有節制
六四師左次無咎象曰左次無咎未失常也

程子曰師之進以強勇也知不能進而退故左次
左次退舍也量宜進退乃所當也故無咎見可而
進知難而退師之常也唯取其退之得宜不論其
才之能否也庶不能勝而完師以退愈於覆敗遠
矣可進而退乃爲咎也行師之道因時施宜故左
次未必爲失易之發此義以示後世其仁深矣

邱文莊曰聖人作易恐人以退爲怯故明當退而
退退而無所失雖無功亦無咎也後世一切以文
法從事而有行師逗遛之罰坐于廟堂之中道料
境外之事惟欲其功之成而不計其勢之可否不

知帝王之師當出萬全有行師左次者當計其得失或敗而不論其進退遲速可也

虞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

往

征禹乃會

會

也

羣后誓

也

于師曰濟濟

和整眾盛之貌

有眾咸聽朕命

動也無知之貌

茲有苗昏不迷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

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眾士奉辭伐罪爾尙一乃心力其克有勲

朱子曰舜咨嗟言今天下惟是有苗之君不循教命汝往征之証正也往正其罪也禹會諸侯之師而戒誓以征討之意苗民昏迷不敬侮慢於人妄自尊大反戾正道敗壞常德用舍顛倒民怨天怒故我以爾眾士奉帝之辭罰苗之罪爾眾士庶幾同心同力乃能有功此上禹誓眾之辭也

邱文莊曰此人君任蠻夷管服之始先儒謂舜時
薄海內外皆適有功率惟有苗耳三苗之君舜嘗
寬之三苗之民又嘗分之至此而尤弗率故征之
蓋征之爲言正也必其人有不正之罪然後人君
奉天道以正之苟在我者有不正則亦無辭以正
彼矣觀禹誓師所謂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
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則三苗之君其
所爲不正甚矣帝舜奉天命以爲華夷主坐視不
正而不有以正之則非天意失君道矣故命禹以
往征之焉大抵人君一身率天下以正道使天下
之人若內若外無間華夷惟吾正道之是循是尊
苟有一人之弗循正道則必命其臣以正之使之
咸歸於正道之中人臣於是奉君之辭而聲其不
正之罪以致伐焉然人非一人人各一心而趨向
之不同膂力之不齊故又必誓戒之欲其同心同
力庶幾其功勳之有成也蓋心不一則敵愾之志
不專力不一則擊刺之勇
不決又安能以成功哉

甘誓

誓師于甘故以甘誓名

大戰于甘

地名

乃召六卿

六卿之卿

王曰

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

暴殄之也侮之也

五行

怠棄

不用正朔

三正

子丑寅

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

之罰左

左車

不攻

治也

于左汝不恭命右

右車

不攻于右汝

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

命戮

殺也

于社予則孥戮汝

蔡沈曰誓與禹征苗之誓同其義言其討叛伐罪之意嚴其坐作進退之節所以一眾志而起其怠也有扈夏同姓之國史記曰啟立有扈不服遂滅之有扈氏暴殄天物輕忽不敬廢棄正朔虐下肯上獲罪于天天用勦絕其命今我伐之惟敬行天之罰而已左車左右車右也古者車駘之法甲士

三人一居左以主射一居右以主擊刺御者居中
以主馬之馳驅也御非其馬之正猶王良所謂說
遇也蓋左右不治其事與御非其馬之正皆足以
致敗故各指其人以責其事而欲其各盡其職而
不敢忽也祖天子親征必載其還廟之主與其社
主以行以示賞戮之不敢專也祖左陽也故賞于
廟社右陰也故戮于社擊戮言不用命不但戮及
汝身將併汝妻子而戮之戰危事也不重其法則
無以整肅其衆而使赴功也

邱文莊曰先儒謂甘誓一篇僅入十字而其間六
軍之制車乘之法邦國賞刑之典誓師之辭靡不
明備蓋古人之學精粗本末不廢啟雖承禹傳道
之後而干戈行陳之事亦曾從家學素講明來竊
以此篇合禹征苗之辭而觀之啓所以數有邕之
罪者無以異於禹之於苗也然誓之中皆必以天
爲言禹之於苗謂天降之咎今啟于有邕亦謂天
用勳絕其命可見古今帝王所以與師尚罪皆因
其得罪于天而奉天討以正之也苗惟昏迷不恭

所以來徂征之師有邕之侮慢怠棄卽苗之不恭也禹奉辭于帝以征苗啟恭行天罰以征有邕夫
征者正也人之不恭故正之苟在已有不恭與夫
左右從事之人不恭命焉則已不正矣又何以正
人哉故一篇之中拳拳以恭爲言用命而賞賞其
恭也不用命而戮戮其不恭也賞與戮不敢自專
必行之於祖社皆所以致其恭者也恭者敬之別
名乃帝王相傳之心法啟之恭卽禹之肅承禹之
肅承卽舜之恭已堯之欽明也事有常變而恭之
心則無往而不存焉大哉恭乎其行師之本乎

膺征惟仲康肇位四海膺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

酒荒于厥邑亂后承王命徂征告于衆曰嗟予有眾

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始擾亂

天紀遐遠棄厥司所司之事今予以爾有衆奉將行天罰

爾眾士同立王室尙弼予欽承天子命火炎崑

山名

也

也 玉石俱焚天吏逸

也

德烈于猛火殲厥渠

大魁也

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嗚呼威克厥愛允濟
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眾士懋戒哉

蔡沈曰仲康始卽位卽命胤侯以掌六師辟官則
亂其所治之職離次則舍其所居之位天紀卽洪
範所謂歲月日星辰歷數是也又言火交崑岡不
辨玉石之美惡而焚之苟爲天吏而有過違之德
不擇人之善惡戮之其害有甚於猛火不辨玉石
也今我但誅百惡之魁而已脅從之黨則罔治之
舊染汙習之人亦皆赦而新之威者嚴明之謂愛
者姑息之謂記曰軍旅主威蓋軍法不可以不嚴
嚴明勝則信其事之必濟姑息勝則信其功之無
成善師之末而復嗟嘆以是深警之欲其勉力戒

懼而用命也

邱文莊曰蔡氏爲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仲康之命亂侯得天子討罪之權亂侯之征義和得諸侯敵愾之義其辭直其義明非若五霸接諸侯以伐諸侯其辭曲其義迂也竊以謂篇中所謂大炎崑岡玉石俱焚可以爲萬世濫殺不分者之戒蠶厥渠魁脅從罔治可以爲萬世誅惡宥善者之戒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可以爲萬世行師姑息者之戒

湯誓王曰

王曰者史臣追述之稱

格

至也

爾眾庶悉聽朕言又曰

爾尙輔予一人致天

之罰予其大賚

賜與也

汝爾無

不信朕不食言

言已甘而反吞之

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

罔有攸赦

邱文莊曰誓者臨衆發命述其所以與師之辭用之以作士氣一人心自爲征苗有誓之後殷征有誓則有誓肩侯征義和則有誓至是湯之伐桀亦有誓焉先儒謂禹之征苗也曰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勲至殷則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至湯又益以朕不食言罔有攸效可反觀也變矣

秦誓王曰

逆稱之詞

嗟我友邦

親之也

豕君

尊之也

越

及也

我御

事治事者

庶士

衆士也

明聽誓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

考類于上帝宜

祭社名

于冢土

大社

以爾有衆底

致也

天之

罰

蔡沈曰告以伐商之意且欲其聽之審也言予小子告于天神地祇以爾有衆致天之罰於商也王

制曰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禩受命文
考卽造乎禩也王制以神尊卑爲序此先言受命
文考以伐紂之舉天本命之文王武王特稟文王
之命以卒其伐功而已

邱文莊曰秦誓所謂友邦冢君御事庶士明聽誓
以征伐之意告諸人也受命文考類上帝冢土
以征伐之意告于神也人君舉事必上承天意下
順人心誓于臣民而無疑質之神明而無愧然後
與師動眾是爲王者之師不然徒以土地之故意
氣之間恃強以凌弱倚眾以暴寡言于人則強爲
之辭告于神則曲爲之禱是以人命絕其命
殘忿怒之心人必不直之而神亦不之祐矣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樹德務
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眾士殄殲乃讐爾眾
士其尙迪也果毅以登也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

顯戮

蔡沈曰天有至顯之理其義類甚明至顯之理即
典常之理也植德則務其滋長去惡則務絕根本
兩句古語喻眾惡之本在所當去故我小子誕以
罔眾士而殄絕穢滅汝之世讐也致敬爲果致果
爲毅爾眾士其庶幾蹈行果毅以成汝君若功多
則有厚賞非特一爵一級而已不迨果毅則有顯
戮謂之顯戮則必肆諸市朝以示眾庶
邱文莊曰人君出師以作士氣一眾心者不過賞

罰二者而已殷誓師于甘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
戮于社而武王伐商其所以申命有眾亦曰功多
有厚賞不迨有顯戮是卽甘誓之意也然甘誓以
用命不用命爲言秦誓則以迨不迨爲言蓋惟用
命則能迨果毅以有功賞不用命則不
能迨果毅以致顯戮其言互相發也

牧誓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

也通于六

步

進趨

七步乃止齊

齊

焉夫子勗

勉也

哉不愆于四伐

擊

五伐六伐七伐乃至齊焉勗哉夫子

蔡沈曰今日之戰不過六步七步乃止而齊此告之以坐作進退之法所以戒其輕進也少不下四五多不過六七乃止而齊此告之以攻殺擊刺之法所以戒其貪殺也上言夫子勗哉此言勗哉夫子者反覆成文以致其丁寧勸勉之意

呂祖謙曰大司馬之法伍兩卒旅各有其長使止齊之者使其前伍之長各自止其上各自齊其齊故當戰時井然有序不失紀律三軍如一人

邱文莊曰後世戰法之見於經者始于此先儒謂六步七步足法也六伐七伐手法也列陳進戰之時所以坐作進退者足也足之行止於六七步焉所以戒其輕進也所以攻殺擊刺者手也手之伐止於六七伐焉所以戒其貪殺也蓋王者之師聲罪致討理直而氣壯不慮其不勇惟慮其過勇耳

武王之誓師不勸其進而戒之止而其所以止者皆必要其整肅齊一焉此王者之師所以不急於成功而亦不至於敗北其與後世之師進之進恐不遠殺之進恐不多一敗卽至于潰散也異矣

尙桓桓

威武

如虎如貔

羸夷也

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

也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

戮

蔡沈曰欲將士如四獸之猛而奪擊于商郊也能奔走降者勿迎擊之以勞役我西土之人此勗其武勇而戒其殺降也弗勗謂不勉於前三者此篇嚴肅而溫厚與湯詰誓相表裏真聖人之言也

邱文莊曰先儒謂用兵以制節爲尙以武勇爲主武王慮其或拘故喻以虎羆之勇又慮其過於勇而妄殺故以較降之戒其篇終所謂弗勗者卽申前所言之三勗也一勗其勿輕進再勗其勿貪

殺三場其向武勇而弗殺降出師臨戰而能勉于
此三者是則所謂節制之兵也是惟不戰戰則必
勝雖不勝亦不敗矣武王於此丁寧反覆呼其人
而致其勉然猶恐聽信之不專也故其終也又示
以有戮之戒蓋軍事主嚴不嚴則號令
不立也嗚呼此其所以爲王者之師歟

武成丁未祀于周廟邾甸侯衛駿

速

奔走執豆

木豆

豆竹

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蔡沈曰周廟周祖廟也武王以克商之事祭告祖
廟近而邾甸遠而侯衛皆駿奔走執事以助祭祀
既告祖廟燔柴祭天望事山川以告武功之成由
近而遠由親而尊也

鄭文莊曰此武功成告祖及天之禮先祖後郊者
鄭氏謂其自近始蔡氏以爲由親而尊竊以謂武
王伐商受命于文考及其成功也先告焉因告文
考遂及七世之廟故又三日然後以所以成文考

之志者告天焉蓋武王成文考之志而文考又所以成天之志也豈以遠近爲先後哉

底也適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

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惟爾有神尙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蔡沈曰后土社也周禮大祝云王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孔氏曰名山爲華大川謂河曰者舉武王告社之語有道指其父祖而言

邱文莊曰王者之師代天致罪非其人得罪于天天理所不容人情所不堪必不輕易以動衆也其始也必以其人所積之惡所犯之罪以告于皇天后土軍旅所至之地所經過之山川皆必致吾所以與師及彼不可不討之意以告于神明苟揆之理反諸身而有一毫利己之私一念忿人之意不合於天不願于人決不敢輕舉焉孟子曰征者正

也。已必正而後可以正人。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人者。也不正之事言之人。且不可。况神乎。神所不可聞者。人決不可爲也。一已爲之。且不可。况役使千萬人而爲之乎。

詩序常武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

戒。然其首章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

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

宣王自我

戎兵器也

既敬既戒。惠此

南國

朱子曰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詩人作此以美之

其四章曰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

鼓而進之

厥虎臣闕

奮奴

貌如虓

虎之自怒

鋪

布也

敦

厚也

淮潰仍

就也

執醜虜截

不可犯之

貌彼淮浦王師之所

韓愈曰言王師在淮浦之上有養然不可犯之勇也

邱文莊曰先儒謂此言王

師至徐布陳而制勝也

其五章曰王旅嘽嘽

畏盛貌

如飛如翰

羽也

如江如漢如

山之苞

木也

如川之流綿綿翼翼不測不克濯

大也

征徐

國

朱子曰如飛如翰疾也如江如漢衆也如山不可動也如川不可禦也綿綿不可絕也翼翼不可亂

也不測不可知也不克不可勝也

鄭文莊曰夫借此語言王師之無敵如此

其卒章曰王猶

道也

允

信也

塞

實也

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

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

朝也

徐方不回

違也

王曰還

歸

班師而歸

邱文莊曰詩篇之名多以章首二字准此篇則以常武爲名一篇之詩凡六章章八句並無所謂常武二字也以此名篇蓋特立名義序所謂因常德以立武是以始言敬戒終言允塞是則所謂立常德也其間所謂整六師奮厥武進虎臣執醜虜疾而禦衆而盈其靜也則不可動其強也則不可禦綿綿然而相續翼翼然而整肅有不可測度之神有不可勝當之勇乃一舉而致徐方之來詞者上下內外咸服而無二心也由一方而致四方之來庭庭者四夷八蠻初會而無間也若是者惟曰奮武立功人君之常德然至於四方來庭則亦非常之武矣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晉侯

文

獻楚俘于王

周襄王

駟介

馬被甲者百乘徒兵千鄭伯傳相也王用乎禮也已酉王辛

醴命晉侯宥

助以玉帛

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與父

策命晉侯爲侯伯

九命作伯

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

赤色弓一彤矢百旅

黑色

弓矢千秬

黑色黍草

一卣

中尊虎賁

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遠也王

愿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

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入三覲

邱丈莊曰此古人獻俘策命之禮見于春秋者

晉侯城濮之戰振旅

振整行列也

愷樂歌也

以入於晉獻俘

獻所

仔授

數所費也

飲至

飲酒告至于廟

大賞

大行賞

徵會

召諸侯爲會

討貳

討有心者

二殺舟之僑

濟河先歸者

以徇于國民於是

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

三罪謂上文殺顛預嬰員

焉祁姦命及殺之僑也

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

謂也

邱文莊曰此雖春秋時事而亦可見三代振旅觀選之遺制

定公四年衛祝佗子魚曰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

以從

杜預曰師出先事釁禱於社謂之宜社于是乎殺牲以血全鼓鞀而擊鼓

邱文莊曰古禮天子親征祝必奉廟主社主從軍而行有功則賞于廟主前不用命則戮于社主前事不專也

論語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朱子曰萬二千五百爲軍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已同暴虎徒博馮河徒涉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教之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

黃幹曰臨事而敬則有持重謹畏之心好謀而國成則有周悉萬全之計敬其事則無怒心無情氣臨事必能戒懼非怯懦而恐懼也成其謀則不妄動不亟取於事必有一定之謀既成而不愆于素自無僥倖速成之弊無非抑其血氣之勇而教之以美理之勇焉

邱文莊曰孔子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之二言者萬世行軍制勝之要法也後世兵書所謂四部七書千言萬語其方法籌策雖非一途之可盡一端之能必然其大要皆不外乎吾夫子此二言焉漢武帝李廣與程不識俱以將兵有各當時廣行無部伍行陳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刀斗自衛幕府省約文書然亦遠斥堠未嘗遇害不識正步曲行伍營陳擊刀斗士吏治軍薄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雖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

司馬光曰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言治衆而不用法無不兩也李廣之將使人人自便以廣之才如

此焉可也然不可以爲法例則其難者難也况與之並時而爲將乎夫小人之情樂于安肆而昧於近禍彼既以程不識之煩擾而樂于從廣且將仇其上而不服然則簡易之害非徒廣軍無以禁虜之倉卒而已也故曰兵事以嚴故爲將者亦嚴而已矣然則敬程不識雖無功猶不敗敬李廣雖不覆亡哉

邱文莊曰程李二將出師之是非司馬光斷之當矣後世行師要當以程不識爲法而以李廣爲戒

宋歐陽修言子仁宗曰攻人以謀不以力用兵鬪智不鬪多前代用兵之人多者常敗少者常勝王尋以百萬之兵遇光武九千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符堅以百萬之兵遇東晉二三萬人而敗是多者

敗而少者勝也曹操以三十萬青州兵大敗於呂布
退而歸許復以二萬人破袁紹十二萬人是兵用多
則敗少則勝之明驗也况於夷狄尤難以力爭只可
以計取李靖破突厥於定襄用三千人其後破頡利
於陰山亦不過一萬蓋兵不在多能以計取爾故善
用兵者以少爲多不善者雖多而愈少也爲今計者
添兵則耗國減兵則破賊今沿邊之兵不下七八十
萬可謂多矣雖訓練不精又有老弱虛數則十人不
當一人是七八十萬之兵不當七八萬人之用加又

軍無統制分散支離分多爲寡兵法所忌此所謂不善用兵者雖多而愈少故常戰而常敗也臣願陛下赫然奮威敕厲諸將精加訓練去其老弱七八十萬中可得五十萬數古人用兵以一當百今旣未能但得以一當十則五十萬精兵可當五百萬兵之用所謂善用兵者以少爲多古人少而常勝者以此也

鄧文莊曰先儒爲世之爲將者威欲多兵而不知兵至三十萬難用矣前代以六十萬勝楚以四十萬勝秦惟王剪項藉二人而多多益辨者惟韓信能之自餘兵至三十萬未有得志者若趙括王尋符堅之類其衆愈多其敗愈毒然猶有可諉者曰將不善也曹操可謂善將矣乃以水軍六十萬敗

於烏林是時戰艦相接故爲敵人所燒大限屯聚
散疫死者幾半豈非兵多爲之累乎夫以漢祖之
才不過能將十萬衆則軍六十萬當得却高祖者
六人乃能將之高祖豈易得哉由是觀之則兵多
適足爲累爾况國家之粟帛有限生民之膏血有
涯修武備者惟在慎選將帥嚴立階級因其見有
之人補其不足之數無事則簡閱之訓練之沙汰
之使人人皆可用而無一人之不中用有事則約
束之戒勅之申令之使事皆合法而無一事之不
如法縱不能如古人之兵以一而當百然一人有
一人之作用一人是一人用千百人却一人既不
虛吾之糧賞以致耗費又不闕吾之號令以致廢
格所御乃所議所戰皆所教情意易以流通恩威
易以周徧少而愈精多而益弊無敵於天下矣

輯師戒說

王鳴鶴曰凡將帥受疆場之任非斥壤地効首虜
無以爲功此孫吳衛霍輩勛勤在旂常而聲榮垂
後世蓋赫然稱隆矣顧饔功幸利者多啓邊庭之
罽黷武玩寇者不免荼毒之慘老子謂兵強天下
其事好還而兵凶戰危之訓所以示戒而警後者
載之史冊昭昭已王恢欲誘襲匈奴尋且伏誅以
謝天下田晏期立功自効卒至大敗以辱皇威使
安國蔡邕兩臣者之議行何至身名俱沒而大貽

中國耗敝之禍哉古昔盛王守在四夷先于自治
及邊圉竊發不得已而應之此萬全之策也卽欲
邀功以圖僥倖雖有甘陳不世之勲後之人且踵
議之矣何况恢與晏者流耶故凡將帥有事而逗
遛觀望者罪無赦無事而挑釁啓禍者亦罪無赦
遂輯師戒貽我介冑之士者覽焉

師戒

易師六五田有禽利執言

語無咎

程子曰師之興必以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爲生民之害不可懷來然後奉辭以誅之若禽獸入于田中侵害稼穡于義宜獵取則獵取之如此而動乃得無咎若輕動以毒天下其咎大矣執言奉辭也明其罪而大之也若秦皇漢武皆窮山林以索禽獸者也非田有禽也

朱子曰六五用師之主柔順而中不爲兵端者也敵加于已不得已而應之故爲田有禽之象而其占利以搏執而無咎也

邱文莊曰田有禽利執則禽之不在田者不利執可知也賊盜興於民間戎狄侵于境內此田有禽也若夫化外之境夷未嘗入吾地而害吾民亦猶禽獸飛翔奔走于山林之中固其所也顯乃恣吾之貪欲恃吾之勢力以獵取之豈所利哉

易曰田有禽利執言無咎則禽之不在田非唯不利執執之必有咎可知矣此非獨人事蓋天道也
復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
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程子曰以陰柔居復之終終迷不復者也迷而不復其凶可知矣天災自外來眚已過由自作既迷不復不善在己則勦皆過失災禍亦自外而至蓋所招也迷道不復無施而可用以行師則終有大敗以之爲國則君之凶也十年者歲之終至十年不克征謂終不能行卽迷于道何時而可也以其其國君凶謂其反君道也人君居上而治衆當從天下之善乃迷于復反君之道也

張其曰易之爻辭有如是之詳其凶鮮有如是之極者而獨于復之上六言之蓋自古亡家覆國反道敗德無所不在其源起于一念之微不能制遏之爾夫以陰柔之才去復之遠所謂人欲肆而天

理滅者故有大敗終凶之戒也

邱文莊曰迷而能復則其迷也不終于迷而有遷善之機改過之勇而其蔽也不終于蔽矣若夫昏迷而不復必有天災必有人禍也凡事無不凶而于行師尤勝故一敗至于塗地則禍延于國災及于民雖至十年之久天道雖變遷而國勢猶不能振也習伯紫好戰而國以之亡隋煬伐遼而國以之覆其源之起蓋智瑤好勝而楊廣貪功故也念之迷而不知後反君道之常逆天地之德使其一敗之後迷而能復如漢武帝末年有輪臺之悔其終亦不至于亡矣

春秋昭公十有三年晉伐鮮虞

程子曰晉道于鮮虞而遂伐之見利忘義夷狄之道也

劉敞曰恃信明義中國之道也懷利尚詐夷狄之道也晉中國也鮮虞夷狄也晉恃中國之道反行

夷狄之事故書晉以狄之噫人之連于夷狄者惟在於義利誠僞之間耳中國一失則遂入於夷狄可不慎哉

胡安國曰人之所以爲人中國之所以爲中國信義而已矣一失則爲夷狄再失則爲禽獸禽獸逼人人將相食自春秋末世至六國之秦變詐並興傾危威俗河決魚爛不可塞而收之皆失信棄義之明驗也

邱文莊曰天地生物其動者有三焉曰人也夷狄也禽獸也人生而幸居天地之中士稟天地之氣以爲中國之人况又貴爲中國帝王而立天地之正位也哉是宜人有萬民兼夷狄禽獸而愛之可也伐之固不可况以詐道以行之者哉所爲若此是真夷狄而已矣豈但中國居而夷狄行哉

左傳隱公四年狄仲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于是不務令德而欲以亂

成必不免矣

邱文莊曰弗敢自焚之言用兵者所宜深戒

老子曰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林希逸曰好戰求勝非國之福

邱文莊曰老氏好還之戒卽曾子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魏文侯問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曰數戰數勝文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也其所以亡何也李克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民此其

所以亡也是故好戰窮兵未有不亡者也

邱文莊曰戰而數勝用兵者莫彊也然而往往至
於亡如符堅楊廣者主驕民疲之故也李克之言

厥有
旨哉

漢文帝時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內

屬爲臣子後且擁兵阻阨選孺

謂動也

觀望高祖時天

下新定未可復興兵今陛下仁惠撫百姓恩澤加海

內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

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耻

誤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難克

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
煩故不以爲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
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爲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
未能銷距願且堅邊設堠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爲功
多矣且無議軍

邱文莊曰文帝此言見于史記律書帝因陳武等
請用兵而荅之如此且謂其素無心于居位戰戰
慄慄恐事之不終兵凶器雖能如所願動亦耗病
今匈奴內侵其心傷痛無日忘之但今未可如意
願且堅邊設堠結和通使以休寧北陲爲功多矣
且無議軍文帝此言所謂仁人之言也故帝時百
姓無內外之議得息肩于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
餘錢鳴鶴吠狗煙火萬里可謂和樂司馬氏載是

語于律書之首以見帝天性粹美尚德化而不務兵戎有制禮作樂之具也

武帝時匈奴入寇遣衛青擊之取河南地立朔方郡
五年遣青率六將軍擊匈奴還以青爲大將軍明年
又率六將軍擊之元狩二年以霍去病爲標騎將軍
擊匈奴敗之過焉耆至祁連山而還四年遣衛青霍
去病擊匈奴元封元年帝出長城登單于臺勒兵而
還三年遣趙破虜擊樓蘭太初元年遣李廣利擊匈
奴

胡寅曰武帝意廣欲多窮兵黷武以一馬之故曠師萬里民力殫盡海內嗟怨盜賊羣起富庶之俗

至于蕭然幾自護人其後大禍延子孫接及關下
流血盈溝其意慘矣向使遵文景徐約之規明春
秋首惡之變自家刑國措世安寧豈有蕭牆之震
驚望思之痛悔哉

邱文莊曰漢武兵太子據以元朔元年生明年卽
令齋青擊匈奴自是窮兵黷武出塞窮追雖能制
勝快意于一時然中國之人民死鋒鏑薶野草亦
多矣嗚呼天德好生而立君以養民夷狄入吾境
賊吾民不待已驅而出之使吾民不罹其害可也
彼不患吾邊乃無故與民出塞求而擊之其曲直
有在矣夫聖人體天地以爲心兼愛華夷之民使
之各止其所而不相侵害天之道也先儒謂武帝
欲無夷狄夫有華卽有夷有陽卽有陰也豈有盡
滅絕之理哉武帝好武功武功非殺人不能成帝
所以立武功者意欲絕虜患以爲子孫計爾殊不知
武功旣立殺人必多殺人者天必報之不在其
身則在其子孫觀武帝卒
有太子據之禍可鑒也已

元光中鴈門馬邑豪彘一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
親親信邊可誘以利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召問
公卿恢曰臣聞全代之時北有彊胡之敵內連中國
之兵然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爲一然
匈奴侵盜不已者無它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爲擊
之便韓安國曰臣聞高皇帝嘗圍于平城七日不食
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以天下爲度者必
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公故結和親至今爲五世利
臣竊以爲勿擊便恢曰不然高帝所以不報平城之

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中國轎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古言語重作事也用兵者以飽待饑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眾伐國墮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驅難以爲功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絕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遣人獲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今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

欲誘而致之邊吾選身騎陰伏而處以爲之備審遠
險阻以爲其戒吾勢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
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從恢議以韓
安國李廣王恢爲將軍將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
邑傍谷中陰使譙壹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
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
騎入武州塞未至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
之乃攻亭得鴈門尉史知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
固疑之乃引兵還漢兵追至塞弗及皆罷兵王恢主

別從代出擊胡輜重亦不敢出上怒下恢廷尉當恢
逗撓當斬恢行千金丞相蚡蚡言於太后曰王恢首
爲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爲匈奴報仇也太后以
告上上曰首爲馬邑事者恢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
其言爲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單于輜重猶
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
恢聞乃自殺自是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

胡寅曰武帝雄畧不世出用兵尤其所喜然士未
更練而昧于節要豈有匿形致敵覆十餘萬人而
不露者乎其不其虜所敗也幸矣覆者用兵之奇
道也善覆者靡不勝遇覆者靡不敗

三
臣文莊曰中國之所以取勝于夷狄者不獨以威也蓋亦有道焉耳彼來犯我我不得已而禦之使彼不得侵我境土害我人民劫我畜產是則帝至制馭夷狄之道也今乃設法以誘之誘之爲言豈帝王之所務哉誘之以義固非待人之誠况誘之以利乎誘之以利又從而害之市井小人苟有知誘者不爲也况帝王乎韓安國所言多可取者若帝王以天下爲度不以己私傷天下之公若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若用兵者以飽待饑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此聖人之兵也後云古未達其言必有所自云

宣帝時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之使不得復擾西域魏相上書諫曰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

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按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愛此乃欲發兵報讎介之忿于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胡寅曰魏相之疏上無名之兵再連兵之謂恐傷陰陽之和以生蕭牆之憂真經國之遠猷宰相之能事也其尤可服者不隱風俗薄惡子弟殺父兄妻殺夫之變直以告君此則賢者或以爲難也人之常情喜聞美事而惡聞災禍風俗薄惡則州不自欺其賢矣哉

邱文莊曰魏相此說首列義德忿貪驕五兵之名于前而繼之以此且謂不知此兵何名殆所謂忿與驕者乎人君觀此其毋急于求勝于人而必先于求勝于己乎求勝于人雖勝有後憂求勝于己雖無一時之快亦無異日之憂也

靈帝時詔遣謁者說降漢陽散羌段熲以羌雖暫降當復爲盜賊不如乘虛發兵勢必殄滅乃分遣兵進擊追至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九千級分置安定漢陽隴西三郡東羌悉平熲凡百八十戰斬首三萬八千餘級費用四十四億

司馬光曰書稱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靈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夫蠻夷戎狄氣類雖

殊其就利避害樂生惡死亦與人同御之得其道則附順服從失其道則離畔侵擾同其宜也是以先王之政教則討之服則懷之處之四裔不使亂禮義之邦而已若乃視之如草木禽獸不分賊否不辨去來悉艾殺之豈作民父母之意哉且堯之所以叛者爲郡縣所侵冤故也叛而不卽誅者將帥非其人故也苟使良將驅而出之塞外擇良吏而牧之則疆場之臣也豈得專以多殺爲快哉

邱文莊曰元后作民父母所謂民者豈止中國之民哉凡天地所覆載具形體有知識者皆吾赤子也聖人一視以同仁兼愛夫內外遠近之民惟恐一人之或失其所苟有限區域而爲之愛惡於還外之民必欲剝戮盡絕之豈非父母之心哉

建寧中護烏桓校尉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請發兵出塞擊之先是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論刑欲立功自効

詔中官王甫求得爲將乃拜晏爲破鮮卑中郎將大臣多不同者乃召百官議蔡邕議曰自匈奴遁逃鮮卑強盛據其故地才力勁健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爲賊有漢人遁逃爲之謀主器利馬疾過于匈奴今育晏虛計二載自許有戒若禡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轉運無已是爲耗竭諸夏并力蠻夷夫邊陲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國之困胸背之癩疽方今郡縣盜賊尙不能禁况此醜虜而可伏乎大設山河以分內外苟無蹙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豈

與蟲螳之虜校往來之數哉今乃欲以齊民易醜虜
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况得失不可量耶
帝不從遣育出高柳晏出雲中大敗喪其節傳輜重
各將數十騎奔還死者什七八

邱文莊曰蔡邕謂邊陲之患手足之疥癢中國之
患胸背之瘰疽郡縣盜賊尙不能禁况欲伏虜又
曰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亦已
危矣况得失不可量乎此豈妄言惜帝不能從卒

致大
敗

隋煬帝時帝幸突厥啓民可汗帳高麗使者在啓民
所啓民不敢隱與之見帝裴矩說帝曰高麗漢晉皆

爲郡縣今乃不臣先帝欲征之久矣今其使者親見
啓民舉國從化可因其恐懼脅使入朝帝從之勅牛
宏宜旨令使者還語高麗王入朝至是不至乃謀討
之課天下富戶買馬匹至十萬錢簡閱器仗或有濫
惡使者立斬勅幽州總管往東萊海口造船官吏督
役晝夜立水中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什三
四又勅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車五萬乘發河南北民
夫以供軍需艱難千里往來常數十萬人晝夜不絕
天下騷動士卒死亡過半耕稼失時穀價踴貴斗米

直數百錢重以官吏侵漁百姓窮困于是相聚爲盜至是所在蜂起不可勝數攻陷城邑楊元威等乘之而起隋遂以亡

胡寅曰煬帝前此下林邑克契丹大破吐谷渾朝赤土服伊吾致高昌降突厥來處羅無不如志此賢主所未必得者而煬帝能之所謂天助不善非祿之也厚其毒而將降之罰耳若使軍師說客于彼七國有推敗離歸則遼東之行未必至若是勇也以符堅善于治國兵威莫敢施之江南遂至亡滅又况煬帝乎故天以武功張於前以禍亂蹙于後然後逆賊之獄成而大罰加天網恢恢而之失可不畏哉

葉適曰高麗本微賤不足論然隋唐之所以興亡節日關係却在此自秦漢以來中國所甚患者不過匈奴始皇時天下新統一秘記言滅秦者胡也

于是空國以事胡又爲奢侈苛刻以搖動之陳勝吳廣因以爲亂漢武帝亦緣累世爲匈奴所侵欲乘其富彊併力除治天下因弊幾至大亂秦皇漢武甘心快意其過失固不待論然要之中國夷狄相爲權衡因循以亂亡尙有可言者若高麗則東海一隅之小夷本未嘗爲中國之難隋文帝新合天下爲一其時突厥已有稽首承順煬帝巡遊親至突厥帳偶因高麗之使在啟民所緣發一語遂成禍裴矩見天下大勢已合亦欲高麗效朝貢以見其得意而不知大亂之端乃發於此自此天下騷動煬帝親屈高乘至其國都大合天下之力以較一城之勝負推理論之無有不敗雖以黃帝之兵無能爲也旣不能克遂至再伐而天下已亂蓋漢勝吳廣所以亂秦者在匈奴而揚元成所以亂隋者在高麗

邱文莊曰胡葉二人之論胡氏責其君葉氏責其臣其言皆切要後世人主欲興兵旅宜以煬帝爲戒其臣有所建設者宜以裴矩爲戒

唐貞觀中新羅遣使言百濟與高麗連兵謀絕新羅
入朝之路乞兵救援上遣使齋璽書諭之蓋蘇文不
奉詔使還上曰蓋蘇文弒君不可以不討褚遂良曰
今中原清晏四夷讐伏陛下之威望大矣乃欲渡海
遠征小夷萬一蹉跌傷威損望更興忿兵則安危難
測也李世勣曰間者薛延陀入寇陛下欲發兵窮追
用魏徵之言遂失機會不然薛延陀無遺類矣上曰
然此誠徵之誤朕尋悔之而不欲言恐塞嘉言之路
耳遂欲自征高麗遂良復諫曰天下譬猶一身兩京

心腹也州縣四肢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致討但命一二猛將將四五萬眾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幼稚諸王陛下所知一旦棄金湯之全踰遼海之險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臣之所甚憂也羣臣亦多諫者上皆不聽

范祖禹曰高麗臣屬于唐而其主爲賊臣所弑爲大國者不可不討然何至于自征之乎太宗若從遂良之言雖伐而不克未大失也

太宗征高麗房元齡疾篤謂諸子曰吾受祖上厚恩今天下無事惟東征未已羣臣莫敢諫吾知而不言

死有餘責乃上表曰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且陛下每決一重囚必令三覆五奏素膳止樂者重人命也今驅無罪之士卒委之鋒刃之下使之肝腦塗地獨不愍乎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它日能爲中國患除之可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爲前代雪耻外爲新羅執仇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乎願陛下許高麗自新焚凌波之船罷應募之眾自然華夷慶賴遠肅邇安

邱文莊曰元齡從太宗起兵間熟知兵戈之害且知道理識事體故其臨終之言懇款精切如此所引夾囚事以明人命至重可謂約約自勵矣

元宗時帝欲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國吐蕃舉國守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厲兵秣馬俟其有釁然後取之帝意不快將軍董延光請行帝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如所欲李光弼曰大夫以多殺士卒之故不欲成延光之功雖迫于制書實奪其謀也何以知之今以數萬眾授之而不立重賞士卒安

肯爲之盡力乎然此天子之意也彼無功必歸于大
夫大夫何變數萬段帛不以杜其讒口乎忠嗣曰今
以數萬之衆爭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敵不得亦無害
于國故忠嗣不欲爲之忠嗣今受責天子不過以一
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黔中上佐忠嗣豈以數萬人
之命易一官乎

邱文莊曰王忠嗣所言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厲
兵秣馬俟其有變非但可用於石堡城凡國家有
事于邊夷皆當以此爲則雖然帝王舉事以義理
爲主使其地本吾物也在吾有可取之義因其變
而取之可也苟非吾之故物而義有所不當取彼
雖有變吾亦不可幸災樂禍出其不意而掩有之

況彼本
無量哉

天寶中劍南李宓擊南詔闕羅鳳誘之深入至太和
域閉壁不戰宓糧盡士卒瘴疫飢死什七八乃引還
蠻追擊之全軍皆沒楊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
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敢言者

范祖禹曰壅蔽之爲害深矣明皇信一楊國忠喪
師二十萬而不知其亡豈不幸哉國忠欺蔽如此
而舉朝亦無一人敢以實告其君者蓋在位皆小
人也當是時明皇享國四十餘年自以爲萬世之
安而不知禍亂將發于朝暮由置相非其入也可
不戒哉

胡寅曰楊國忠鮮於仲通開南詔之際喪師幾二
十萬高仙之擊大食喪師三萬安祿山討奚契丹

喪師六萬前此揚忠最討反蠻所殺又十一萬夫
爲天養人者天子之職也將帥殺之如此而明皇
不知失職久矣其能免乎

邱文莊曰伊尹有言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則是大
臣受天子之托而爲之養民有一人之不得其所
乃其罪也天子享萬民之奉而爲之主假有一人
死于非命固失其所以受天命爲天養民之意而
有負于斯民所以奉我者矣況數十萬人之命乎
人君宜歸天心恒自念曰一夫之生失其所固相
君者之罪一人之死非其命豈非君民之罪乎用
是兢兢業業深思遠念非大不得已而不輕用人
之命如此可以永保天命而仁聲洋溢于天下慶
澤流衍于

萬世矣

德宗時吐蕃尙結贊屢遣使求和上未知許乃卑辭
厚禮求和于馬燧燧信其言爲之請于朝李晟曰戎

狄無信不如擊之張延賞與晟有隙數言和親便上亦數恨回紇欲與吐蕃擊之遂從燧延賞計延賞又言晟不宜久典兵上乃謂晟曰朕以百姓之故與吐蕃和親決矣大臣既與吐蕃有怨宜留輔朕加晟大尉罷鎮特遣崔幹使吐蕃約和尚結贊請以渾瑊主盟盟于平涼瑊發長安晟深戒之以盟所爲備不可不嚴延賞言于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瑊以嚴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上乃詔瑊切戒以推誠待虜勿爲猜疑瑊奏吐蕃決以辛未

盟延賞百官稱詔示之曰李大尉謂和好必不成今盟日定矣展聞之泣曰吾生長西陲備諸虜情所以奏論但耻朝廷爲犬戎所侮耳上始命駱元光屯潘原韓遊瓌屯洛口以爲瑊援元光謂瑊曰潘原距盟且七十里公有急何從知之請與公俱瑊以詔旨固止之元光不從與瑊連營相次距盟三十餘里元光濠柵深固瑊濠柵皆可踰也元光伏兵于營西遊瓌亦遣五百騎伏于其側曰若有變則汝曹西趣相泉以分其勢將盟尙結贊文請各遣遊騎數十更相覘

索瑊許之吐蕃伏精騎數萬于壇西遊騎貫穿唐軍入無禁唐騎入虜軍悉爲所擒瑊等皆不知入暮易禮服虜伐鼓三聲大譟而至瑊自幕後出偶得他馬乘之伏鬣入其銜馳十里銜方及馬口虜縱兵追擊唐將卒死者數百人副使崔漢衡被擒瑊至其營元光發伏成陳以待之虜騎乃還是日上視朝謂諸相曰今日和我息兵社稷之福柳渾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竊憂之李晟曰如渾言上變色曰柳渾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爲此言邪皆頓首

謝是夕韓遊瓊表言虜劫盟者兵臨近鎮上大驚謂
渾曰卿書生乃能科敵如此其審耶上欲出幸大臣
諫而止初吐蕃尙結贊惡李晟馬燧渾瑊曰去三人
則唐可圖也于是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
瑊以賣燧使并獲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渾瑊而
止

范祖禹曰人君子其所不當疑而疑之則于其所
不可信而信之矣此必然之理也李晟之功社稷
是賴德宗猜忌使憂懼不保朝夕至于讒邪之說
計我狄之甘言則推誠而信之不疑由其心術顯
偽見善不明故也延賞以私域敗國殄民罪孰大
焉德宗曾不致詰使之得保首領死屍下幸矣

邱文莊曰自春秋以後世之盟者鮮矣德宗乃聽
小人之言而與吐蕃盟雖以百戰功臣如李晟者
屢言之而不見聽卒墮戎夷之計而爲所笑幸而
不盡如其計使其計果行則李晟旣已爲所誣聞
矣而又失渾瑊馬燧而德宗豈不至于又出幸耶
嗚呼戎狄豺狼也豈可以盟結柳渾之言藥石也
後世謀國者所當
深念而以爲戒

陸贄言于德宗曰懷生長死蠢動之大情慮危求安
品物之恒性有天下而子百姓者以天下之欲爲欲
以百姓之心爲心固當遂其所懷去其所畏給其所
求使家家自寧人人自遂家苟寧矣國亦同焉人苟
安矣君亦同焉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道施

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擠彼于死地而求此之久
生也從古及今未之有焉措彼于危地而求此之久
安也從古及今亦未之有焉是以昔之望王知生者
人之所樂而已亦樂之故與人同其生而上下之樂
兼得矣知安者人之所利而已亦利之故與人同其
安則公私之利兩全矣其有反易常理昏迷不恭則
當外察其岨疆之由內省其撫馭之失修近以來遠
檢身而率人故書曰惟干戈省厥躬又曰舞干羽于
兩階七旬有苗格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

之既來之則安之此其證也如或昧于懷柔務在攻
取不徵教化之未至不疵誠感之未孚惟峻威是臨
惟忿心是肆視人如禽獸而驟之原野輕人如草芥
而剿之銛鋒叛者不賓則命致討討者不克則將議
刑是使負釁者懼必死之誅奉辭者慮無功之責編
昨以困于杼軸而思變士卒以憚于死喪而念歸萬
情相攻亂豈有定一夫不率闔境罹殃一境不寧普
天致擾兵拏禍結變起百端孔子曰遠人不服而不
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于邦

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矣蓋必然之常理至簡之格言足以爲明鑑元龜貫百王而不易者也

邱文莊曰贊言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精彼于死地而求此之久生精彼于危地而求此之久安從古及今未之有焉此卽大學繫矩之道孔子所謂恕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也人君恆書此數言于座右非爲生人安眾必不肯勞民殺人而爲窮兵黷武之舉矣

宋司馬光上英宗曰聖王謀事於始而慮終於微是以用力不勞而收功甚大切見國家所以禦戎夷之道似未盡其宜當其安靜附順之時則好與之計較

末節爭兢細故及其桀傲暴橫之後則又從而姑息不能探討是使戎夷益有輕中國之心皆厭于柔服而幾爲背叛近者西夷之禍生于高宣北狄之釁起于趙滋而朝廷至今終未有悟猶以二人所爲爲是而以循理守分者爲非是以邊鄙武臣皆銳意而生事或以開展荒棄之地十數里爲功勞或以殺畧老弱之虜三五人爲勇敢朝廷稱其才能驟加擢用旣而虜心忿恨遂來報復屠剪熟戶鈔劫邊民所喪失者動以千計而朝廷但知驚駭增兵聚糧其致寇之

人既不追究而守邊之臣亦無譴責如此而望戎狄
賓服疆場無虞是猶添薪扇火而求湯之不沸也

邱丈莊曰聖王之治天下一視同仁華夏之分雖
有內外而理之是非曲直則不以內外而異焉是
故華夏各止其所而天下安矣彼戎夷越疆界而
犯我內地害我華人奉天命以行天討是爲王者
之師彼處其域中而我興師出境出其不意無備
而襲之其其衰弱敗亡而殺之則曲在我矣臣請
今後邊將有不稟于朝而擅出境襲殺外夷者罪
功如陳湯亦必在所追究若因而生事起釁膏痛
加誅責其一時蒙昧致有封爵賞之徒知所懼
而戎狄起向慕之心而朝廷享安靖之福矣

司馬光上神宗曰羽翼未成不可以高飛近者未說
不可以來遠自堯舜禹湯文武之王下至齊桓晉文

之霸未有不先治其內而能治于外者也今朝廷之政未盡修封域之中未盡治內郡無一年之蓄左帑無歲月之財民間貧困十室九空小有水忠卽化爲流殍承平日久戎事不講將帥乏人士卒驕惰上下姑息有同兒戲教閱稍類則愠懟怨戾賜予不時則揚言不遜被甲行數十里則喘汗不進過鄉邑小盜則望塵奔潰此乃衆人所共知非臣敢爲欺罔兵法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知彼不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陛下視今天下如此而欲謀境

外之事起兵革之端挑陸梁之虜冀難立之功此臣
所謂寒心者也爲今日之計莫如收拔賢俊隨才授
任以舉百職有功必賞有罪必罰以修庶政謹擇監
司澄清守令以安百姓屏絕浮費沙汰冗食以實倉
庫詢訪智畧察驗武勇以選將帥申明階級剪戮桀
黠以立軍法料簡驍銳罷去羸老以練士卒修整犀
利變更砦竄以精器械俟百職旣舉庶政旣修百姓
旣安倉庫旣實將帥旣選軍法旣立士卒旣練器械
旣精然後爲陛下之所欲爲復寧夏取瓜沙平幽冀

收蔚朔無不可也今入者未有一而欲納邊吏之
任謀信黠虜之詭辭臣恐不得其降者數百而虜騎
大至覆軍殺將邊臣晝閉朝廷乃爲之宵衣旰食焦
心勞思興兵運財以救其急使天下愁困如康定慶
厯之時已而卒無可柰何然後忍耻以招之卑辭以
諭之尊其名以悅之增其賂以來之其爲損也不亦
多乎斯乃國之大事安危所係非特邊境之憂而已
願陛下深留聖思勿爲後悔乃天下之福也彼進謀
者皆非實爲國家斬將擐旗拓土開境建衛霍甘陳

之功也。但以利口長舌虛辭大言一時誑惑聖聽，欲盜陛下之官職耳。他日國家有患，不與其憂，是豈可哉！凡邊境有事，則將帥遷官，士卒受賞，無事則上下寂寂，無因微倖。此乃人臣之利，非國之利。陛下不可不察也。

鄭文莊曰：司馬光所言皆國家大計，安危所係，非待邊境事也。所謂進謀者，非實爲國家斬將奪旗，拓土開疆，建窟霍甘陳之功，但以利口長舌虛辭大言誑惑聖聽，欲盜陛下之官職。他日國家有患，不預其憂。若此等之事，非但古有之，今亦有之。明主不可不察之也。

蘇軾代滕甫草奏上神宗曰：爲人臣計，與爲人主計。

不同人臣非斥壤地効首虜無以爲功爲陛下計唯天下安社稷固耳陛下聖神冠古動容舉意皆是功德但能拱泰山之安與天地等壽則竹帛不可勝紀而堯舜禹湯不是過也議者不知出此爭欲急于功名履危犯難以勞聖慮臣切不取蘇轍言于哲宗曰善爲國者貴義而不尙功貴信而不求利非不欲功利也以爲棄義與信雖一快于目前而歲月之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昔晉文公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者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

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民所亡
滋多退而原降晉苟吳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吳弗
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弗爲吳曰吾
聞諸叔向好惡不愆民之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
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篤何好焉使鼓人殺叛
人而繕守備三月鼓人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
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
君吳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鼓
人告力竭食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世

俗言之此二人者可謂疎于事情而怠于功利矣然
要其終文公以霸天下荀吳以彊晉國知信義之敦
見于久遠如此

邱文莊曰蘇軾謂人臣計與人主計不同人臣非
斥壤地効首虜無以爲功人主計惟天下安社稷
固耳軾之弟轍又謂善爲國者貴義而不尚功貴
信而不求利非不欲功利也棄義與信雖一快于
目前而歲月之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此
皆有稽之言有國者所當體察而鑒戒者也

元豐五年廣南西路轉運使馬默言安化州民作禍
上曰默意欲用兵耳兵大事極難謹重向者郭達征
安南與昨來西師兵夫死傷皆不下二十萬有司失

人一死罪其責不輕今無罪置數十萬人于死地朝廷不得任其咎天下大事蓋常起于至細

揚時曰邊事之興多出于饕功幸利之人黷武玩寇不以制廷大計爲念視生民荼毒若非已事恬不以爲戚夫蠻獠習風自古然也緩之則豺噬豕勇于紀不受命急之則鳥驚魚散依險以自匿蓋其常態也不務蒸訓之使恩威兩行乃欲幸其有事草薶而獻獮之以求有功一有失律則敗衄不支上雖制廷憂此邊吏之大弊也

邱文莊曰神宗謂天下大事常起于至細凡事無不然而兵戎之事尤爲甚焉揚時之言切中邊吏之病尤宜深察昔人有言有邊事邊臣之福無邊事制廷之福至哉論乎其視臣之言尤爲簡要

徽宗時蔡京開邊知桂州王祖道欲乘時徼富貴誘

王江曾揚晟免等使納土夸大其辭言尙慕者三百
十峒五千九百家十餘萬口其傍通江洞之衆尙未
論也王江在諸江合流之地山川形勢據諸峒要會
幅員二千里宜開建城邑控制百蠻詔以爲懷遠軍
祖道在桂州四年厚以官爵金帛挑諸夷建城邑調
兵鎮戍輦輸內地錢布鹽粟無復剗限地瘴癘戍者
歲亡什五六實無尺地一民益于縣官蔡京旣自以
爲功至謂混中原風氣之殊當天下輿圖之半祖道
用是超取顯美

曰文莊曰史臣謂諸蠻溪胡茅瘴非人故鴛鴦與
居况無敢闖吾圍蔡京乃使王祖道張莊之徒鑿
空爲功舉中國重貨棄諸不毛而文飾好惡銷張
表賀徽宗亦偃然受其欺好大騷武之心一侈而
燕薊之謀作矣詩曰池之竭矣不云自頽泉之竭
矣不云自中微宗之耗內貪外駭召禍敗跡所從
來此其本也嗚呼可不戒哉

宣和中欲復燕雲蔡京童貫主之鄭居中力言不可
謂京曰公爲大臣國之元老不能守兩國盟約輒造
事幾誠非廟算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爲之時

陸寇

方臘也

初平帝亦悔于用兵王黼獨言曰兼弱攻

昧武之善經也今而不取燕雲女真卽疆中原故地

將不復爲我有帝遂決意治兵黼于三省置經撫房
專治邊事不關樞密括天下丁夫計口出算得錢二
千二百萬緡以充用黼專領其事乃以童貫爲宣撫
使蔡攸副之勒兵十五萬巡北邊以應金時有朝散
郎宋昭上書極言遼不可攻金不可鄰金必敗盟爲
中國患乞誅王黼童貫趙良嗣等且曰兩國之誓言
敗盟者禍及九族陛下以孝理天下其忍忘列聖之
靈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置河朔之民于塗炭之
中而使其肝腦塗地乎除昭名編管海州先是燕雲

之讓起廣安軍草澤安堯臣上書曰天生北狄謂之
犬戎投骨于地信然而爭者犬之常也今乃搖尾乞
憐非畏吾也蓋邊境之上未有可乘之隙陛下將起
燕雲之役異日唇亡齒寒邊境有可乘之隙狼子野
心安得不蓄其銳而伺吾隙以逞其所大欲耶臣又
觀自古國家之敗未嘗不因宦者專政此曹手執帝
爵口銜天憲則臣下之死生禍福在焉劉蕡謂自古
宦者預軍政未有不敗國喪師者請以誤國之大者
借童貫而論之貫起卑微陛下付以兵柄汲引羣小

易置將吏以植私黨自兵權歸貫紛更殆盡賞罰不明兵氣委靡中外之人咸謂貫深結蔡京同納燕人李良嗣以爲謀主共倡北伐之議經營之久國乃困乏乃始方田以增常稅均糴以充軍儲茶鹽之法朝行暮改民不莫居苟能速革其弊則赤子膏血不爲此曹涸也奏入不省其後轉糧以給燕山民力疲困鹽額科歛加之連歲凶荒飢民並起爲盜女真乘之遂至失國

邱文莊曰宋徽宗用蔡京王黼言任宦者童貫開邊遂至九廟邱墟社稷淪亡人君之舉事用人切

不可不深長思慮毋徒快一時之欲徇一人之私以啓九族之禍致億萬之命貽千古之羞

元世祖時擊日本兵十餘萬死于海島遺者僅三十

人

臣交菲曰元世祖在位之日擊緬甸擊爪哇擊占城擊日本殆無虛歲其所以窮兵驍武比之秦皇漢武何如哉夫以長城之築出塞之師所以爲中國生靈計耳蓋以害中國者莫如北狄方吾盛時苟不驅之除之異日爲吾子孫害必深也秦皇漢武之心不遠如此世祖之擊此諸國則異于是緬甸接于白夷占城隔乎交趾瓜哇日本皆在炎天漲海之外地勢不相接也兵及不相及也而必征之何哉利其所有耳蓋聞此諸國多珠貝寶石之類欲得之耳嗚呼求無用之物害有用之人爲人民之主而殺人以逞所欲一之不已而至再至三嗚呼世祖爲此豈復有人君之道哉彼夷狄之主

無足怪耳後世履二帝三王之位
爲華夏人民之主者慎勿效尤

輯號令說

王鳴鶴曰國家有政事必有號令號令所以振飭紀綱整齊民志者也令不肅則民玩不一則民疑此必然之勢而况統眾出師爲三軍之司命者乎夫三軍至眾矣人各一心人各一耳目林林總總以寄于一人之身攻伐擊刺有法坐作進退有方爲將者安能耳提命若師保之訓其子弟哉是故必假號令以宣其志意明其賞罰而鼓舞介士之雄心軍讖曰將無還令賞罰必信如天如地乃可

使人此兵家之機要將帥之大權號令一行卽君
 命有所不受况其他乎孫武斬宮姬而兵可使赴
 水火穰苴戮莊賈而士卒奮死力爭先亞父屯軍
 細柳約軍中不得驅馳至令天子按轡徐行噫是
 可以識其大都矣乃今之時何時哉權束于中制
 而勢分于外監一令未施輒虞掣肘何異縛鷃
 之足而責千里鍛鷓鴣之翮而望九霄耶柰之何
 不令豪傑之士聞風而解體也嗚呼惜哉

號令

易姤卦大象曰天下有風姤

也。遇人君也。

以施命詔四

方

程子曰：風行天下，無所不周，爲君后親其屬，偏之象，以施其命令，周詔四方也。

邱文莊曰：昔人有言：風者天之號令，所以鼓舞萬物，命者君之號令，所以鼓舞萬民。風自天而下，無物不遇；而君之命令，實似之人。君尊居九重，與下民本無相遇之理，惟王言一佈，則萬民爭先快覩，莫不鼓舞於其下，而君民之心始遇矣。由是觀之，人君命令之頒，所以布君之德，感民之心，其機括之大，轉移之妙，有如此者，可不謹哉。

巽之象曰重巽以申命

程頤曰重異者上下皆異也上順道以出命下奉命而順從上下皆順重異之象也君子體重異之義以申復其命令申重復也丁寧之謂也

邱文莊曰巽之卦象風也風之吹物無處不入巽物不鼓動詔令之入人淪於肌膚決於骨髓亦如風之動物也人君體巽之象順人心以行事重復而丁寧之必須上下皆以爲順而不拂逆人心然後行之則德之入人也深而澤之及人也厚矣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程子曰兩風相重隨風也隨相繼之義君子履重巽相繼以應之象而以申命令行政事隨與重上下皆順也上順下而出之下順上而從之上下皆順重巽之義也命令政事順理則台民心而民順從矣

邱文莊曰先儒謂巽爲風而風者所以發揚天之號令風隨風而不逆此重巽之象也在上之君子隨隨風之巽出而發號施令凡事必申復詳審一

再命之然後見之行事則四方風動順而易入申命者所以致其戒於行事之先行事者所以踐其言於申命之後由是觀之人君詔令之出不可不詳審於未頒之前尤不可不踐行於既頒之後審之於前不可行者則不言也踐之於後既言之矣則不可不行也後世之詔惟其失於詳審輕爲傳款故踐行之後往往杖梏罷歸有所牽制妨礙而不可行爲此其詔令所以不見信於臣民有所頒布人率言虛以視之國家猝有急切之事因之而失機敗事者多矣

渙九五渙汗其大號

程子曰君臣合德以剛中正巽順之道治渙惟在浹洽於人心則順從也當使號令洽於民心如人身之汗浹於四體則信服而從矣如是則可以濟天下之渙

朱子曰陽剛中正以居尊位當渙之時能散其號令則可以濟渙而無咎矣九五巽體有號令之象

汗謂如汗之出而不及也

邱文莊曰人君當人心渙散之時而欲收之非有大號令不可也故當渙之時必有號令之類如身之出汗無處而不浹洽然後可以免咎也觀唐德

宗奉天宋高宗中
賢二詔可驗矣

書多方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

呂祖謙曰先日周公曰而復曰王若曰何也明周公傳王命而非周公之命也徧告四方者何也殷奄屢叛驅扇者廣今雖平殄譬諸餘邪遺疾贅或在肺膈間恐或有時而發也故煥發大號歷叙天命之公前代之事征誅安集之本末俾四方咸與聞之大破羣疑深絕亂根蓋本於是兵寢刑措者四十餘年其亦訓誥之助歟

邱文莊曰後世人臣代傳王言蓋本諸此國家不幸而有刑討征誅之事在可否之間涉形似之疑者必須明白詳悉頒布天下使人心曉然知吾意

向之所在因其情而定其在隨其罪而加以刑蓋
有不得已焉者如此則羣疑釋而人心服亂根永
絕而國是
明著矣

周官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
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蔡沈曰反者令出不可行而壅逆之謂言致汝所
主之職謹汝所出之令令出欲其行不欲其壅逆
而不行也以天下之公理滅一己之私情則令行
而民莫不敬信懷服矣

邱文莊曰令之大者固出于君而百司庶府下其
教條於其屬亦令也故成王既訓勉百官而又合
其尊卑大小而同訓之焉夫朝廷之政由上而行
之于下由內而行之于外必假命令以達之于未
出之前必須謹審詳度知其必可行而無弊然後
出之既出之後必欲其通行而無礙不至於壅塞

而反逆可也然其所出之令一惟以公理而滅私情然後可行而不反苟或私勝而公微則將反逆而不可行矣又何以使民威敬信而懷服也哉

詩大雅抑之篇曰訶

大謨

定命

號令也

遠猶

屬辰也

告

朱子曰訶謨大謀也大謀謂不爲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慮也定審定不改易也遠謀謂不爲一時之計而爲長久之規也辰告謂以時播告也

邱文莊曰人君欲示訓於四方也必廣大其謀不爲一身而必爲天下無終窮之慮審定其號令不敢輕易而必爲一定不可易之制於是乎長慮却顧深思遠圖稽其所終之蔽益之損之與時宜之必可爲久遠之規然後以時而播告之焉如此則夫號令之頒國惟之事永永無弊其之於一境者可以爲法於百世矣後世世王淺謀輕舉容易

發爲號令可言而不可行者多矣經有可行亦惟
可耶於一時不可詔之於久違於是朝更夕改民
不其所遵守是以號令之顯民視之爲泛常一旦
遇夫倉卒之變有所補偶救急而下人不知其所
以而往往至于不可
救藥吁可不謹哉

春秋穀梁傳曰爲天下主者大也繼天者君也君之
所存者命也爲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
也爲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
下所以傾也

臣文莊曰君代天出命者也臣代君行命者也且
君出命君固不可違天之道臣行命臣亦不可侵
君之事苟臣侵君之事則君失其命矣若失其命
則不足以繼天而君非君也臣侵君命則不知所

以事君而臣非臣矣人君繼天以出治恒必篤誠
業業敬以存心明以燭理剛以制欲則臣不知所
稟畏而不敢侵吾之事而吾所以繼天道
而主天下者其厥命不至旁落而下移矣

禮記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紿

邱文莊曰王者之言其中也惟細如絲而已及
其出也乃如宛轉繩之大焉其初出也僅大如綸
而已及其出而益遠也如如引棺之大案焉所以
然者良以人君若九重之上爲萬方之主一言一
語在人君雖若甚微者及其絃之於外天下之人
仰之如日星之明畏之如雷霆之震去之愈遠而
見之愈大焉然則人君豈
令之頌其可以不謹哉

漢賈山言於文帝曰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
瘡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

邱文莊曰司馬遷作史記於文帝紀凡詔皆稱上曰而他紀則不然蓋以見文帝之詔皆出於帝之實意也上以實感故下以實應一見其詔書之下欣欣然相率以聽意必其真有此實惠然後爲此實言也後世詔書之下率出於詞臣之視草有司之議擬皆按故事而舉之未必皆出自上也是有其言無其事有其事無其效許人以直言不如罪而非之愈甚許民以欠負不復徵而徵之如故是故上之言不信於民民之心不孚於上此德化之成所以有歎於帝歟

光武時天下已定務用安靜以手迹賜萬國者一札十行細書成文勤約之風行於天下

唐陸贄從德宗幸奉天嘗奏曰今乘輿播遷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德宗從之故行在詔書始下雖

騎將悍卒莫不揮涕激發及還京師李抱真來朝奏
曰陛下在山南時山東士卒聞書詔之辭無不感泣
思奮臣節臣知賊不足平也

郭文莊曰感人之易者莫易於言故人君一言之
善雖于深宮之中九重之上四海之遠莫不應之
况以德音宣布詔令之頒行於郡國者哉夫上有
由中之誠下必有感孚之效不徒然也觀光武勸
約之風行于天下德宗引過之詔感夫士卒可見
矣人君誠能誠實其心審定其命擇親草之臣守
漢汗之信則雖蠢愚之夫驕悍之卒榮驚之虜
亦無不感動者而况愚直之民循良之吏乎

唐太宗謂侍臣曰詔令格式若不常定則人心多惑
姦詐盡生周易稱渙汗其大號施令若汗出於體一

出而不復也又書曰慎乃出命令出惟行弗惟反且漢祖日不暇給蕭何起於小吏制法之後猶稱畫一今宜詳思此義不可輕出詔令必須審定以爲永式

邱文莊曰太宗此言則此詔令之頒不但詔告天下而已凡夫一事之施一令之布皆不可輕出必委曲審定以爲久遠之規焉

宋劉安世言于其君哲宗曰臣嘗考載籍以推先王之道雖禮樂刑政號爲治具而所以行之者特在命令而已昔之善觀人之國者不知其世之盛衰而先察其令之弛張未論其政之醇疵而先審其令之繁

簡惟其慮之既臧發之不妄而持以必行則堅如金石信如四時敷天之下莫不傾耳承聽聳動厭服此聖人所恃以鼓舞萬民之術也傳曰令重則君尊又曰國之安危在出令凡此皆謹重之意也今朝廷命令變易頻數違不過一二歲近或期月而已甚者朝行而夕改亦有前詔方頒後令蠲除者吏不知所守民不知所從求其弊原蓋由講議未精思慮未審人情有所未盡事理有所未通或牽於好惡之私或溺於迎合之說是非無所辨取舍無所宗故一人言之

而違爲之紛更也方平安無事之時輕慢多變之如此緩急有事之際何以取信於人伏望深鑒前古之戒謹爲今日之慮至於法度之廢置政事之因革必使大臣公心協謀博詢利病廣覽詳擇務當義禮更其所可更則不嫌於違俗守其所可守則無憚於襲故庶幾政令清簡吏民信服事可久行不至反汗

邱文莊曰安世斯言切中古今之弊有志於天下國家者其於命令之類要當以爲鑒戒

范成大曰人君所以爲國者恃其命令足以鼓舞羣下而已命令重則其政舉命令輕則其事墮人臣敬

君之命如雷霆之不敢侮蓋以吾君之所以爲國者在焉故曲禮序尊敬君命之說爲尤詳人君深居九重之中而化行萬里之外命令所至奔走奉承其震動如此是以聖王兢兢業業不敢忽於出令審之而勿輕發守之而勿輕變使天下致敬而取則觀聽不惑而後治功可成也

邱文莊曰范成大此言所以解曲禮曰凡爲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也曲禮之言爲臣而發范氏之言爲君而發臣必敬君命之施君必謹己命之發命之發也不輕禮之敬也不忽古之帝王所以言不妄發發而人必信之事不妄舉舉而人必從之此其治功之成所以易易也歟

鶴按號令之頒雖皆王者之事然將受王者之命分闢之事以身任之敢欲乃仗司慎乃出令不可不知也惟能以公滅私則士卒用命矣

國朝行軍號令

永樂十二年令凡交鋒之際突入賊陣透出其背殺敗賊眾者勇敢入陣斬將奪旗者本隊已敗賊眾別隊勝負未決而能救援克敵者受命能任其事出奇破賊成功者皆爲奇功齊力進前者先敗賊者前隊交鋒未決後隊向前殺敗賊眾者皆爲頭功○凡建立奇功其親管頭目卽爲報知妄報者治以重罪行營及下營之時擒獲奸細者陞賞准頭功時馬生擒虜賊一人者賞銀三十兩斬首一級者賞銀二十兩○凡行營之時遇有鞍馬衣服器械不同者衣甲器械相同而喝問答號不同者皆卽擒之來降虜賊所携人口財畜分毫不許侵犯卽時來報○凡與賊對陣雖齊力殺賊不許

聚爲一處擊撲空缺如力不能支不能決勝無勇
無謀及不盡力殺賊者全伍皆斬○凡隊伍已定
不許軍馬入步隊步軍入馬隊違者重罪如臨陣
混戰失其本隊插入別隊者不拘○凡殺敗虜賊
須盡力進勦不許捨掠人畜財物違者重罪如乘
馬困乏許以所擒賊馬換乘○凡對敵之際一隊
遞看一隊有不齊力前進者戰勝之後許違隊之
人首告治以重罪容情不首者罪同○凡管軍頭
目須愛節軍士軍士所令不許怠慢如伍中有一
人不在小旗報總旗總旗報百戶以次報知總兵
官總兵官奏知從征官軍在在逃者斬該管頭目
不報者重罪○凡軍士須人馬相應不許以軟弱
不堪者挿入隊伍如人壯馬弱或馬壯人弱者許
弱者以馬與壯者若自己有馬臨戰之際能借與
驍勇者殺賊有功許借馬人分賞不願分者聽其
駁馬臨敵許騎無事騎者治罪各營馬騷須愛惜
馱載該管時常點閱有故違及將軍器拋失或盜
賣者俱重罪○凡軍士行限該管官旗時行點閱

有適用及遺棄者并該管頭目皆斬。○凡軍行及下營之時須入認隊伍不許擅離及離入另營別隊違者并該管頭目俱重罪。○凡夜行相遇卽喝問有答號不得者擒送辨驗果是好細照例陞賞故不答號及見而不擒者事覺俱治以重罪。○凡軍中遇夜以各樣大小銅鈸笛聲爲號不許聲音相同若聽號聲認隊伍不許叫營違者論罪但夜門有喧譁者卽問所起之處及左右應聲之人與該管頭目皆治以重罪。○凡行營須待大營旗纛起行或聽駕前鈸鈸聲各營方許起行每日下營量揆步軍或伍隊十隊馬軍五隊或三四隊步軍披甲馬軍不摘鞍伺候長圍及架砲者布列已定方許入營休息有盜人衣糧諸物及盜驍馬宰殺并搶括隱藏人遺失物者俱斬知情首實者給賞知而不首者同罪若收得驢馬騾骡者卽送該軍轉送大營召人議認如有遺失被後哨官軍收獲者收後官治以重罪。○凡各營有失火者卽是與賊遞送消息并該管頭目俱重罪其每日行營

不許在途爰飯違者并本管頭目皆斬下營掘井必令人監守不許作踐并占藏自用。凡軍中有病者管隊官軍卽令醫療藥料官及醫士常加巡視不許勒取財物違者重罪。凡長圍及坐冷者須晝夜關防各營架砲者務依方瞭望有仄塞揚起人馬往來若問哨馬營及四面砲響者卽時傳報其管事官遇有事隨卽飛報遲不許頃刻慢。凡掠陣官臨敵時視有畏避退後者卽斬之紀。功過官遇有功者卽紀之有過者卽錄之以憑賞罰。凡臨陣令內官持象牙牌視有勇敢當先殺賊能立奇功頭功者卽與牙牌收執徑赴大營給與勸合以憑陞賞。凡軍中有妄談災異及妖言或漏泄軍機者皆斬知情不首者罪同首實。老重賞。凡見鹿及野馬黃羊諸物驚走突入營伍及望見鹿起或旋風揚沙野獸騰踏及見死馬牛羊與牛羊駝馬遺穢踪跡或拾得一應物件若男女衣服首飾并文字等項不許久近隨卽報知。凡軍行在道不許圍獵或遠望以馬非馬似鹿非鹿

紅人非人白日見烟入夜見火不論是非卽報○
凡功次務須實報有虛誑者重罪所報實者給與
卹台無勸台者不准陞賞○凡該令總兵官告都
指揮指揮告千戶千戶告百戶百戶告總旗總旗
告小旗小旗告軍士務令遵守○正統十四年令
每隊伍中立公正掌令官二人務令頭目軍士死
生相顧聽傳有進無退若頭目不顧軍士先自退
怯者掌令官卽斬其首則選頭目代之若軍士不
顧頭目先自退怯者許後隊斬前隊准常功陞賞
軍士不勇不進致頭目矢陷者斬其全隊頭目不
勇不進致軍士矢陷十人者斬首至二十人者斬
首不與斥獲至三十人及全隊斬首籍沒其家凡
軍士頭目應斬而有奇功者量與贖免其總兵官
申令不明不嚴致十隊退怯者罰俸一年至三十
隊者降二級至五十隊以上罷職全軍退怯者斬
但降敵者全家斬首籍沒財產行軍之際有敢搶
擄民財至十貫以上者斬首示衆頭目縱容軍士
搶掠至十人者罷職充軍二十人以上至全隊梟

首營門軍士並皆處死軍中及募新來之人不知軍法敢有造言惑亂人心阻撓號令致壞軍機者凌遲處死籍沒其家臨陣在逃及不聽總兵號令者斬。成化元年令總兵官出師臨敵軍中有違犯號令者聽以軍法從事尋常出哨等項不許。宏治十三年奏准凡官軍遇有征調點選已定選難在逃者依律問斷若征期已過發宣府衛石等處沿邊哨瞭半年滿日回衛若仍發出征及哨瞭而復逃者依從征私逃再犯者依律處絞。

門生

廣陵方元壯
貴陽鍾伏武

全校